

一、 如何看見文化

1. 文學、藝術，是一個載體：文學跟藝術最重要的、最實質的一個作用，_____。
2. _____，是一種脈絡：
 - (1) 如果不認識它的過去，如何理解它的現在？不理解它的現在，如何判斷未來？
 - (2) 龍應台「沙漠玫瑰」：鄰居看到的是現象本身定在那一個時刻，是孤立的；而作者看到的
是_____。

二、 文化的定義

1. 著重文化_____
 - (1) 泰勒：文化或文明，.....是一種複雜叢結的全體，包括知識、信仰、藝術、法律、道德、風俗，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獲得的才能和習慣。
 - (2) 維斯勒：文化是一個社群和部落所遵循的_____。
2. 著重文化_____
 - (1) 薩皮爾：文化是人類的物質生活及精神生活之任何由_____而來的要素。
 - (2) 梅德：文化乃傳統行為的全部叢結。這樣的叢結為人類所發展，且每一代_____。
3. 著重文化_____
 - (1) 克魯伯：文化是人類在宇宙間特有的性質，.....文化同時是社會人的全部產品，而且也是影響社會與個人的巨大力量。
 - (2) 福爾特：簡單的說，文化是由學習得來的_____所構成的。
4. 著重文化_____

(1) 戴維斯和達拉德：群體與群體之間之所以有差異，是因各有不同的文化，各有不同的社會遺產。

(2) 班納特和杜明：文化是一切群體的行為模式，我們把這些行為的模式叫作_____。……
群體間各有不同的文化型模，這不同的文化型模，將任何社會與所有其他社會分別開來。

三、 單元討論-請以「心智圖」討論「台灣的文化是什麼？」

【單元二：君子的選擇】

▶ 課程活動：道德情境劇場

(問題摘錄自 Julian Baggini、Jeremy Stangroom 著《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》，頁 131 至頁 145。台北：麥田，2007.05)

1. 測驗說明

「道德情境劇場」的目的不在測試你的道德勇氣，而是要揭露你的道德思考架構，讓這個平常備受忽略的思考面向獲得應有的注意。更讓人慶幸的是，不論你的思考架構是什麼模樣，我們都無法判斷究竟是好是壞。所以，請大膽接受以下的測驗，不必擔心自己受到評判……

2. 瞭解自己的架構

以下有十九個不同的情境，在每個情境中，你都必須判斷怎麼做才算是合乎道德的行為。切記，你的回答完全沒有所謂的對或錯。同時，你應該以你認為合乎道德標準的行為作答（不一定是你實際上會做出的行為）。

其中有些題目的內容與「道德義務」有關。在這項測驗中，所謂道德義務，是指為了合乎道德要求而不能不做的事情。道德義務「強烈」，表示如果不做該做行為，就會犯下嚴重的惡行；道德義務「薄弱」，表示如果不做該做的行為，雖然也算惡行，但不是太嚴重。

最後，請記得仔細閱讀每個題目。有些題目的內容頗為相似，但可不要因此就不加思索的作答！每一題的情境都必須思考之後再選擇答案。

3. 作答

- (1) () A.強烈義務、B.薄弱義務、C.沒有義務
- (2) () A.強烈義務、B.薄弱義務、C.沒有義務
- (3) () A.是、B.否
- (4) () A.是、B.否
- (5) () A.強烈義務、B.薄弱義務、C.沒有義務
- (6) () A.有責任、B.只有部分責任、C.沒有責任

- (7) () A.會、B.不會
- (8) () A.有、B.沒有
- (9) () A.是、B.否
- (10) () A.有責任、B.只有部分責任、C.沒有責任
- (11) () A.強烈義務、B.薄弱義務、C.沒有義務
- (12) () A.有、B.沒有
- (13) () A.強烈義務、B.薄弱義務、C.沒有義務
- (14) () A.有責任、B.只有部分責任、C.沒有責任
- (15) () A.自己的孩子、B.其他十名兒童
- (16) () A.有、B.沒有
- (17) () A.強烈義務、B.薄弱義務、C.沒有義務
- (18) () A.有責任、B.只有部分責任、C.沒有責任
- (19) () A.有、B.沒有

4. 加計總分

地理距離			積極消極		
答案	分數		答案	分數	
第 1 題與第 13 題			第 14 題與第 6 題		
第 9 題			第 3 題		
第 17 題與第 5 題			第 18 題與第 10 題		
小計：_____			小計：_____		
親屬關係			規模大小		
答案	分數		答案	分數	
第 15 題			第 12 題與第 19 題		
第 2 題與第 11 題			第 16 題與第 8 題		
第 7 題			第 4 題		
小計：_____			小計：_____		
總 分：_____					

▶ 單元選文

1. 《論語·子路第 13·第 18 章》

葉公語①孔子曰：「吾黨有直躬者②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③。」孔子曰：

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④：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⑤。」

▶ 註釋

①語：口、，告訴。

②直躬：直身而行。這句話的意思是：我們家鄉有個坦白而且直率的人。

③其父：指「直躬者」的父親。攘：口、，竊取。證：告發、舉發。這句話是說：他的父親竊取別人的羊隻，做兒子的親自告發父親的罪行。

④直：直率的人。這句話的意思是：在我們家鄉裡，率直的人和你所說的這個人有所不同。

⑤為：二字皆讀作ㄨㄟ，代替。隱：隱藏。這句話的意思是：父親替兒子隱惡揚善，兒子替父親隱惡揚善，是骨肉至親的人情之常，因此無須特別作為，「直」自然蘊含其中。

▶▶ 說明

《論語·里仁第四·第 18 章》提到：「事父母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」孔子的意思是，如果父母有過失，應當委婉的勸誡(幾諫)，倘若父母執意不改，仍得保持恭敬不違抗的態度。縱然內心深感焦慮，也不能對父母有所怨恨。儒家向來強調父子倫常，家庭長幼關係出自於天性，即使父母有錯，仍當順承。《禮記·內則》也說：「子之事親也，三諫而不聽，則號泣而隨之。」仍是從父子天性無可改變立論，倘若多次諫言未果，則應該「號泣而隨之」，目的是希望長輩能幡然悔悟。

2. 《孟子·盡心上·第 35 章》

桃應①問曰：「舜為天子，皋陶②為士，瞽瞍③殺人，則如之何？」孟子

曰：「執之而已矣。」「然則舜不禁與？」曰：「夫舜惡④得而禁之？夫有

所受⑤之也。」「然則舜如之何？」曰：「舜視棄天下，猶棄敝屣⑥也。竊

負而逃，遵海濱而處，終身訢然⑦，樂而忘天下。」

▶ 註釋

- ①桃應：孟子的學生。
- ②皋陶：《彖 一 彖 》，人名。相傳為舜之臣，掌刑獄之事。
- ③瞽瞍：《彖 彖 彖 》，瞎眼的人。這裡指的是舜的父親。
- ④惡：讀作「乂」，疑問詞，如何、怎麼。
- ⑤有所受之：皋陶所執行的法律，是國家賦予的公權力，不能以私害公。縱然天子下令予以通融，也不能廢止。
- ⑥敝蹠：本指破舊的鞋子，這裡比喻毫無價值的事物。敝，破舊的。蹠，讀作「屮」，草鞋，也解釋為沒有腳後跟的鞋。
- ⑦訢然：喜樂的樣子。訢讀作「ㄒ」。

▶▶ 說明

本章是孟子與學生假設性的問答，是用來審度不同角色的用心，並非真有其事。

本章可從國法與私情兩個角度討論。從舜的私情來說，縱然父親犯罪，也只需有父親，而不知有天下。孟子認為在此情境之下，舜應該連夜馱負著父親逃跑，隱身於海濱之中，從此忘了天下之大，名利之高。《孟子·離婁上，第 28 章》寫著：「天下大悅而將歸己，視天下悅而歸己，猶草芥也，惟舜為然。不得乎親，不可以為人；不順乎親，不可以為子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，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，此之謂大孝。」舜的父親曾想置舜於死地，舜雖然擁有天下，仍以父親為念。無論父親如何刁難，他總是百般順承盡心，終至父親受其感動而悅樂，天下也因此受到教化。因為舜的行為不只是一家一孝，而是影響後代，這就是孟子稱舜為「大孝」的原因。

若從國法的角度而言，皋陶掌度刑法，是受命於舜，維護的是國家的大是大非。面對法律，皋陶心中忖度的應該是貫徹法律的公平，因此孟子認為在此情境之下，皋陶只知法律之存在，而不知有天子之父。縱然天子下令寬宥父親，站在皋陶受命於社稷的立場，也必須穩住法理，不以私害公。

3. 《韓非子·備內》

故王良愛馬，越王勾踐愛人，為戰與馳①。醫善吮②人之傷，含人之血，非骨肉之親也，利所加也。輿人③成輿，則欲人之富貴；匠人成棺，則欲人之夭死④也。非輿人仁而匠人賊⑤也。人不貴，則輿不售；人不死，則棺不賣。情非憎人⑥，利在人之死也。

▶ 註釋

①王良愛馬三句：王良，春秋晉國人，善於駕車。勾踐，春秋越國諸侯，用文種、范蠡為相，臥薪嘗膽，滅吳復仇。「為戰與馳」，為讀ㄨㄢˇ、也，就是：王良愛馬，是為了驅動馬匹奔馳；勾踐愛人，是為了驅動人民打仗。

②吮：尸ㄨㄢˇ，用口吸取。

③輿人：輿讀ㄩㄢˊ，製作車輛的人。

④夭死：夭音一ㄠˇ，少壯而死。

⑤賊：狡猾不正派的樣子。

⑥情非憎人：情，實情、事實是；憎，音ㄗㄥ，厭惡。

▶▶ 說明

韓非，戰國末年韓國公子。年少時，喜刑名法術，曾與李斯從荀子學。學成後，屢建議韓王實行法治，任用賢能，以使國家富強。但口吃，不善言談，又被權臣所嫉，終不被任用，因此發憤著書。戰國時法家分為三大派，商鞅重「法」（徙木立信），申不害重「術」（國君的治理技巧），慎到重「勢」（國君威勢）。韓非兼採各家之長而構成理論系統。

韓非認為人心是可以刻意算計利害得失，即便是情感倫常，也多蘊含權勢誘引與自利算計。換言之，人世間的是非善惡，在「利己」的爭逐下，已失去道德上應有的價值判斷，只落在「利害」上作相對衡量。所以「欲人夭死」和「欲人富貴」之分別，與個人的愛憎無關，與道德內在無關，只在於人我異利。也就是各圖己利，從利害的算計心決定行為，「利」成為唯一可能的價值，而人行為的約束只能依賴外在的法律或者君主權勢了。

由此，韓非主張治國要任勢，任勢就是以至高的權位，絕對的是非，嚴厲的賞罰來驅策人民。要任法，法令要成文化，要適合客觀需要，要對一切人平等。國君要任術，例如：不見好惡，使臣民無從迎合；循名責實，使姦偽無可掩飾。相較於儒家談人倫天性，韓非則從「人性趨利」與「國家公利」的角度辯證個人(曲於父)與法度(直於君)的關係。

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圃；
欲少留此靈瑣兮，日忽忽其將暮。
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。
路曼曼其脩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

屈原《離騷》¹

¹一九二六年《彷徨》初版時，魯迅從《離騷》中引用這幾句詩為本書題辭。據魯迅自言：「……得到較整齊的材料，則還是做短篇小說，只因為成了游勇，布不成陣了，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，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，而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。新的戰友在哪裡呢？我想，這是很不好的。於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，謂之《彷徨》，願以後不再這樣。」路曼曼其脩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」……」

祝福

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，村鎮上不必說，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。灰白色的沉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，接著一聲鈍響，是送灶¹的爆竹；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，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，空氣裡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。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。雖說故鄉，然而已沒有家，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爺的宅子裡。他是我的本家，比我長一輩，應該稱之曰「四叔」，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。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，單是老了些，但也還未留鬍子，

¹ 送灶：農曆十二月二十三、二十四日祭送灶神的習俗。

一見面是寒暄，寒暄之後說我「胖了」，說我「胖了」之後即大罵其新黨²。但我知道，這並非借題在罵我：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為。但是，談話是總不投機的，於是没多久，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裡。

第二天我起得很遲，午飯之後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；第三天也照樣。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，單是老了些；家中卻一律忙，都在準備著「祝福」³。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，致敬盡禮，迎接福神，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。殺雞，宰鵝，買豬肉，用心細細的洗，女人的臂膊都在水裡浸得通紅，有的還帶著絞絲銀鐲子。煮熟之後，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，可就稱為「福禮」了，五更天陳列起來，並且點上香燭，恭請福神們來享用，拜的卻只限於男人，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。年年如此，家家如此，——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——今年自然也如此。天色愈陰暗了，下午竟下起雪來，雪花大的有梅花那麼大，滿天飛舞，夾著煙靄和忙碌的氣色，將魯鎮亂成一團糟。我回到四叔的書房裡時，瓦楞上已經

2 新黨：清末對主張或傾向維新的人的稱呼。

3 「祝福」：中國江南一帶年末的一種古老習俗。清代范寅《越諺·風俗》記載：「祝福，歲暮謝年，謝神祖，名此。」

雪白，房裡也映得較光明，極分明的顯出壁上掛著的朱拓⁴的大「壽」字，陳搏老祖寫的；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，鬆鬆的捲了放在長桌上，一邊的還在，道是「事理通達心氣和平」。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，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《康熙字典》，一部《近思錄集注》和一部《四書觀》。無論如何，我明天決計要走了。

況且，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，也就使我不能安住。那是下午，我到鎮的東頭訪過一個朋友，走出來，就在河邊遇見她；而且見她瞪著的眼睛的視線，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。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，改變之大，可以說無過於她的了：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，即今已經全白，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；臉上瘦削不堪，黃中帶黑，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，彷彿是木刻似的；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，

4 用紅色顏料從碑刻上拓下的文字或圖形。

5 陳搏老祖：陳搏，字圖南，自號扶搖子，宋真源人（今河南省鹿邑縣東）。五代時隱居華山，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，常被民間視為神仙，尊稱為陳搏老祖、希夷祖師等。

6 「事理通達心氣和平」：此對聯出自於朱熹《論語集注》。朱熹在《論語·季氏》篇中「不學詩無以言」和「不學禮無以立」語下分別注解：「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，故能言」；「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，故能立」。

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。她一手提著竹籃，內中一個破碗，空的；一手拄著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，下端開了裂：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。

我就站住，預備她來討錢。

「你回來了？」她先這樣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正好。你是識字的，又是出門人，見識得多。我正要問你一件事——」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。

我萬料不到她卻說出這樣的話來，詫異的站著。

「就是——」她走近兩步，放低了聲音，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，「一個人死了之後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？」

我很悚然，一見她的眼釘著我的，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，比在學校裡遇到不及預防的臨時考，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，惶急得多了。對於魂靈的有無，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；但在此刻，怎樣回答她好呢？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，想，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，然而她，卻疑惑了，——或者不如說希望：希望其有，又希望其無……，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，為她起見，不如說有罷。

「也許有罷，——我想。」我於是吞吞吐吐的說。

「那麼，也就有地獄了？」

「啊！地獄？」我很吃驚，只得支吾著，「地獄？——論理，就該也有。——然而也未必，……誰來管這等事……。」

「那麼，死掉的一家的人，都能見面的？」

「唉唉，見面不見面呢？……」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，什麼躊躇，什麼計畫，都擋不住三句問，我即刻膽怯起來了，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，「那是，……實在，我說不清……。其實，究竟有沒有魂靈，我也說不清。」

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，邁開步便走，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，心裡很覺得不安逸。自己想，我這答話怕於她有些危險。她大約因為在別人的祝福時候，感到自身的寂寞了，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什麼意思的呢？——或者是有了什麼預感了？倘有別的意思，又因此發生別的事，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……。但隨後也就自笑，覺得偶爾的事，本沒有什麼深意義，而我偏要細細推敲，正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著神經病；而況明明說過「說不清」，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，即使發生什麼事，於我也毫無關係了。

「說不清」是一句極有用的話。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，往往敢於給人解決疑問，選定醫生，萬一結果不佳，大抵反成了怨府⁷，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，便事事逍遙自在了。我在這時，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要，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，也是萬不可省的。

但是我總覺得不安，過了一夜，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，彷彿懷著什麼不祥的預感，在陰沉的雪天裡，在無聊的書房裡，這不安愈加強烈了。不如走罷，明天進城去。福興樓的清燉魚翅，一元一大盤，價廉物美，現在不知增價了否？往日同遊的朋友，雖然已經雲散，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吃的，即使只有我一個……無論如何，我明天決計要走了。

我因為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，以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，卻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，所以很恐怕這事也一律。果然，特別的情形開始了。傍晚，我竟聽到有些人聚在內室裡談話，彷彿議論什麼事似的，但不一會，說話聲也就止了，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聲的說：

7 怨府：眾怨所聚集的對象。

「不早不遲，偏偏要在這時候——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！」

我先是詫異，接著是很不安，似乎這話於我有關係。試望門外，誰也沒有。好不容易待到晚飯前他們的短工來沖茶，我才得了打聽消息的機會。

「剛才，四老爺和誰生氣呢？」我問。

「還不是和祥林嫂？」那短工簡捷的說。

「祥林嫂？怎麼了？」我又趕緊的問。

「老了。。。」

「死了？」我的心突然緊縮，幾乎跳起來，臉上大約也變了色，但他始終沒有抬頭，所以全不覺。我也就鎮定了自己，接著問：

「什麼時候死的？」

「什麼時候？——昨天夜裡，或者就是今天罷。——我說不清。」

「怎麼死的？」

8 謬種：罵人的話，相當於壞東西、壞蛋。

9 老了：此處的老了為「死了」的委婉說法，同樣的用法見《紅樓夢》十五回：「以備京中老了人口，在此便宜寄放。」

「怎麼死的？——還不是窮死的？」他淡然的回答，仍然沒有抬頭向我看，出去了。

然而我的驚惶卻不過暫時的事，隨著就覺得要來的事，已經過去，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「說不清」和他之所謂「窮死的」的寬慰，心地已經漸漸輕鬆；不過偶然之間，還似乎有些負疚。晚飯擺出來了，四叔儼然的陪著。我也還想打聽些關於祥林嫂的消息，但知道他雖然讀過「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」¹⁰，而忌諱仍然極多，當臨近祝福時候，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的，倘不得已，就該用一種替代的隱語，可惜我又不知道，因此屢次想問，而終於中止了。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，又忽而疑他正以為我不早不遲，偏要在這時候來打攪他，也是一個謬種，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，進城去，趁早放寬了他的心。他也不很留。這樣悶悶的吃完了一餐飯。

冬季日短，又是雪天，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鎮。人們都在燈下匆忙，但窗外很寂靜。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，聽去似乎瑟瑟有聲，使人更加感得沉寂。我

¹⁰「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」：出自於宋代張載的《張子全書·正蒙》。意為鬼神是陰陽二氣自然變化而成的。

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，想，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，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，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，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裡，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，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，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。魂靈的有無，我不知道；然而在現世，則無聊生者不生，即使厭見者不見¹¹，為人為己，也還都不錯。我靜聽著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，一面想，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。

然而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跡的斷片，至此也連成一片了。

她不是魯鎮人。有一年的冬初，四叔家裡要換女工，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進來了，頭上紮著白頭繩，烏裙，藍夾襖，月白背心，年紀大約二十六七，臉色青黃，但兩頰卻還是紅的。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，說是自己母家的鄰舍，死了當家人，所以出來做工了。四叔皺了皺眉，四嬸已經知道了他的意思，是在討厭她是一個寡婦。但是她模樣還周正，手腳都壯大，又只是順著眼，不開一句口，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，便不管四叔的皺眉，將她留下了。試工期內，她整天的做，似乎閒

¹¹無聊生者不生，即使厭見者不見：意為無所依靠、無法生存下去的人，不如乾脆死去，使討厭自己的人不用再看到自己。

著就無聊，又有力，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，所以第三天就定局，每月工錢五百文。

大家都叫她祥林嫂；沒問她姓什麼，但中人是衛家山人，既說是鄰居，那大概也就姓衛了。她不很愛說話，別人問了才回答，答的也不多。直到十幾天之後，這才陸續的知道她家裡還有嚴厲的婆婆，一個小叔子，十多歲，能打柴了；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；他本來也打柴為生，比她小十歲：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一點。

日子很快的過去了，她的做工卻毫無懈，食物不論，力氣是不惜的。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裡雇著了女工，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。到年底，掃塵，洗地，殺雞，宰鵝，徹夜的煮福禮，全是一人擔當，竟沒有添短工。然而她反滿足，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，臉上也白胖了。

新年才過，她從河邊淘米回來時，忽而失了色，說剛才遠遠地看見一個男人在對岸徘徊，很像夫家的堂伯，恐怕是正為尋她而來的。四嬸很驚疑，打聽底細，她又不說。四叔一知道，就皺一皺眉，道：

「這不好。恐怕她是逃出來的。」

她誠然是逃出來的，不多久，這推想就證實了。

此後大約十幾天，大家正已漸漸忘卻了先前的事，衛老婆子忽而帶了一個三十

多歲的女人進來了，說那是祥林嫂的婆婆。那女人雖是山裡人模樣，然而應酬很從容，說話也能幹，寒暄之後，就賠罪，說她特來叫她的兒媳回家去，因為開春事務忙，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，人手不夠了。

「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，那有什麼話可說呢。」四叔說。

於是算清了工錢，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，她全存在主人家，一文也還沒有用，便都交給她的婆婆。那女人又取了衣服，道過謝，出去了。其時已經是正午。

「啊呀，米呢？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麼？……」好一會，四嬸這才驚叫起來。她大約有些餓，記得午飯了。

於是大家分頭尋淘籬。她先到廚下，次到堂前，後到臥房，全不見淘籬的影子。四叔踱出門外，也不見，一直到河邊，才見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，旁邊還有一株菜。

看見的人報告說，河裡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，篷是全蓋起來的，不知道什麼人在裡面，但事前也沒有人去理會他。待到祥林嫂出來淘米，剛剛要跪下去，那船裡便突然跳出兩個男人來，像是山裡人，一個抱住她，一個幫著，拖進船去了。祥林嫂還哭喊了幾聲，此後便再沒有什麼聲息，大約給用什麼堵住了罷。接著就走

上兩個女人來，一個不認識，一個就是衛婆子。窺探艙裡，不很分明，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。

「可惡！然而……。」四叔說。

這一天是四嬸自己煮中飯；他們的兒子阿牛燒火。

午飯之後，衛老婆子又來了。

「可惡！」四叔說。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？虧你還會再來見我們。」四嬸洗著碗，一見面就憤憤的說，「你自己薦她來，又合夥劫她去，鬧得沸反盈天的，大家看了成個什麼樣子？你拿我們家裡開玩笑麼？」

「啊呀啊呀，我真上當。我這回，就是為此特地來說說清楚的。她來求我薦地方，我那裡得到是瞞著她的婆婆的呢。對不起，四老爺，四太太。總是我老發昏不小心，對不起主顧。幸而府上是向來寬洪大量，不肯和小人計較的。這回我一定薦一個好的來折罪……。」

「然而……。」四叔說。

於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終結，不久也就忘卻了。

只有四嬸，因為後來雇用的女工，大抵非懶即饑，或者饑而且懶，左右不如意，所以也還提起祥林嫂。每當這些時候，她往往自言自語的說，「她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？」意思是希望她再來。但到第二年的新正¹²，她也就絕了望。

新正將盡，衛老婆子來拜年了，已經喝得醉醺醺的，自說因為回了一趟衛家山的娘家，住下幾天，所以來得遲了。她們問答之間，自然就談到祥林嫂。

「她麼？」衛若妻子高興的說，「現在是交了好運了。她婆婆來抓她回去的時候，是早已許給了賀家坳的賀老六的，所以回家之後不幾天，也就裝在花轎裡抬去了。」

「啊呀，這樣的婆婆……。」四嬸驚奇的說。

「啊呀，我的太太！你真是大戶人家的太太的話。我們山裡人，小戶人家，這算得什麼？她有小叔子，也得娶老婆。不嫁了她，那有這一注錢來做聘禮？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強幹的女人呵，很有打算，所以就將地嫁到裡山去。倘許給本村人，財

禮就不多；惟獨肯嫁進深山野坳裡去的女人少，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¹³。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進了，財禮花了五十，除去辦喜事的費用，還剩十多千。嚇，你看，這多麼好打算？……」

「祥林嫂竟肯依？……」

「這有什麼依不依。——鬧是誰也總要鬧一鬧的，只要用繩子一捆，塞在花轎裡，抬到男家，捺上花冠，拜堂，關上房門，就完事了。可是祥林嫂真出格，聽說那時實在鬧得利害，大家還都說大約因為在念書人家做過事，所以與眾不同呢。太太，我們見得多了：回頭人¹⁴出嫁，哭喊的也有，說要尋死覓活的也有，抬到男家鬧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，連花燭都砸了的也有。祥林嫂可是異乎尋常，他們說她一路只是嚎，罵，抬到賀家坳，喉嚨已經全啞了。拉出轎來，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的捺住她也還拜不成天地。他們一不小心，一鬆手，啊呀，阿彌陀佛，她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，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，鮮血直流，用了兩把香灰，包上兩塊紅

13 八十千：當時以一千文錢為一貫或一吊，所以幾千文錢也稱為幾貫或幾吊，但也有些地方直稱為多少千，八十千即為八十貫、八十吊。

14 回頭人：再嫁的婦人。

布還止不住血呢。直到七手八腳的將她和男人反關在新房裡，還是罵，啊呀呀，這真是……。」她搖一搖頭，順下眼睛，不說了。

「後來怎麼樣呢？」四嬸還問。

「聽說第二天也沒有起來。」她抬起眼來說。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？——起來了。她到年底就生了一個孩子，男的，新年就兩歲了。我在娘家這幾天，就有人到賀家坳去，回來說看見他們娘兒倆，母親也胖，兒子也胖；上頭又沒有婆婆，男人所有的是力氣，會做活；房子是自家的。——唉唉，她真是交了好運了。」

從此之後，四嬸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。

但有一年的秋季，大約是得到祥林嫂好運的消息之後的又過了兩個新年，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。桌上放著一個荸薺式的圓籃，檐下一個小鋪蓋。她仍然頭上紮著白頭繩，烏裙，藍夾襖，月白背心，臉色青黃，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，順著眼，眼角上帶些淚痕，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。而且仍然是衛老婆子

領著，顯出慈悲模樣，絮絮的對四嬸說：

「……這實在是叫作『天有不測風雲』，她的男人是堅實人，誰知道年紀輕輕，就會斷送在傷寒上？本來已經好了的，吃了一碗冷飯，復發了。幸虧有兒子；她又能做，打柴摘茶養蠶都來得，本來還可以守著，誰知道那孩子又會給狼銜去的呢？春天快完了，村上倒反來了狼，誰料到？現在她只剩了一個光身了。大伯來收屋，又趕她。她真是走投無路了，只好來求老主人。好在她現在已經再沒有什麼牽掛，太太家裡又湊巧要換人，所以我就領她來。——我想，熟門熟路，比生手實在好得多……。」

「我真傻，真的，」祥林嫂抬起她沒有神采的眼睛來，接著說。「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坳裡沒有食吃，會到村裡來；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。我一清早起來就開了門，拿小籃盛了一籃豆，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。他是很聽話的，我的話句句聽；他出去了。我就在屋後劈柴，淘米，米下了鍋，要蒸豆。我叫阿毛，沒有應，出去一看，只見豆撒得一地，沒有我們的阿毛了。他是不到別家去玩的；各處去一問，果然沒有。我急了，央人出去尋。直到下半年，尋來尋去尋到山坳裡，看見刺柴上掛著一只他的小鞋。大家都說，糟了，怕是遭了狼了。再進

去；他果然躺在草窠裡，肚裡的五臟已經都給吃空了，手上還緊緊的捏著那只小籃呢。……」她接著但是嗚咽，說不出成句的話來。

四嬸起刻還躊躇，待到聽完她自己的話，眼圈就有些紅了。她想了一想，便教拿圓籃和鋪蓋到下房去。衛老婆子彷彿卸了一肩重擔似的噓一口氣，祥林嫂比初來時候神氣舒暢些，不待指引，自己馴熟的安放了鋪蓋。她從此又在魯鎮做女工了。

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。

然而這一回，她的境遇卻改變得非常大。上工之後的兩三天，主人們就覺得她手腳已沒有先前一樣靈活，記性也壞得多，死屍似的臉上又整日沒有笑影，四嬸的口氣上，已頗有些不滿了。當她初到的時候，四叔雖然照例皺過眉，但鑒於向來雇用女工之難，也就並不大反對，只是暗暗地告誡四嬸說，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，但是敗壞風俗的，用她幫忙還可以，祭祀時候可用不著她沾手，一切飯菜，只好自己做，否則，不乾不淨，祖宗是不吃的。

四叔家裡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，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時候也就是祭祀，這回她卻清閒了。桌子放在堂中央，繫上桌幃，她還記得照舊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。

「祥林嫂，你放著罷！我來擺。」四嬸慌忙的說。

她訕訕的縮了手，又去取燭臺。

「祥林嫂，你放著罷！我來拿。」四嬸又慌忙的說。

她轉了幾個圓圈，終於沒有事情做，只得疑惑的走開。她在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過坐在灶下燒火。

鎮上的人們也仍然叫她祥林嫂，但音調和先前很不同；也還和她講話，但笑容卻冷冷的了。她全不理會那些事，只是直著眼睛，和大家講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：

「我真傻，真的，」她說，「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裡沒有食吃，會到村裡來；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。我一大早起來就開了門，拿小籃盛了一籃豆，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。他是很聽話的孩子，我的話句句聽；他就出去了。我就在屋後劈柴，淘米，米下了鍋，打算蒸豆。我叫，『阿毛！』沒有應。出去一看，只見豆撒得滿地，沒有我們的阿毛了。各處去一問，都沒有。我急了，央人去尋去。直到下半年，幾個人尋到山坳裡，看見刺柴上掛著一只他的小鞋。大家都說，完了，怕是遭了狼了；再進去；果然，他躺在草窠裡，肚裡的五臟已經都給吃空了，可憐他手裡還緊緊的捏著那只小籃呢。……」她於是淌下眼淚來，聲音也嗚咽了。

這故事倒頗有效，男人聽到這裡，往往斂起笑容，沒趣的走了開去；女人們卻不獨寬恕了她似的，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，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。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，便特意尋來，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。直到她說到嗚咽，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，嘆息一番，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著。

她就只是反覆的向人說她悲慘的故事，常常引住了三五個人來聽她。但不久，大家都聽得純熟了，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們，眼裡也不再有一點淚的痕跡。後來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，一聽到就煩厭得頭痛。

「我真傻，真的，」她開首說。

「是的，你是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裡沒有食吃，才會到村裡來的。」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，走開去了。

她張著口怔怔的站著，直著眼睛看他們，接著也就走了，似乎自己也覺得沒趣。但她還妄想，希圖從別的事，如小籃，豆，別的孩子上，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來。倘一看見兩三歲的小孩子，她就說：

「唉唉，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，也就有這麼大了……」
 孩子看見她的眼光就吃驚，牽著母親的衣襟催她走。於是又只剩下她一個，終於沒趣的也走了，後來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氣，只要有孩子在眼前，便似笑非笑的先問她，道：

「祥林嫂，你們的阿毛如果還在，不是也就有這麼大了麼？」

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賞鑒了許多天，早已成為渣滓，只值得煩厭和唾棄；但從人們的笑影上，也彷彿覺得這又冷又尖，自己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。她單是一瞥他們，並不回答一句話。

魯鎮永遠是過新年，臘月二十以後就火起來了。四叔家裡這回須雇男短工，還是忙不過來，另叫柳媽做幫手，殺雞，宰鵝；然而柳媽是善女人¹⁵，吃素，不殺生的，只肯洗器皿。祥林嫂除燒火之外，沒有別的事，卻閒著了，坐著只看柳媽洗器皿。微雪點點的下來了。

「唉唉，我真傻，」祥林嫂看了天空，嘆息著，獨語似的說。

15 善女人：指信佛的女人。

「祥林嫂，你又來了。」柳媽不耐煩的看著她的臉，說。「我問你：你額角上的傷痕，不就是那時撞壞的麼？」

「唔唔。」她含糊的回答。

「我問你：你那時怎麼後來竟依了呢？」

「我麼？……」，

「你呀。我想：這總是你自己願意了，不然……。」

「啊啊，你不知道他力氣多麼大呀。」

「我不信。我不信你這麼大的力氣，真會拗他不過。你後來一定是自己肯了，倒推說他力氣大。」

「啊啊，你……你倒自己試試著。」她笑了。

柳媽的打皺的臉也笑起來，使她蹙縮得像一個核桃，乾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額角，又釘住她的眼。祥林嫂似很局促了，立刻斂了笑容，旋轉眼光，自去看雪花。

「祥林嫂，你實在不合算。」柳媽詭秘的說。「再一強，或者索性撞一個死，就好了。現在呢，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，倒落了一件大罪名。你想，

你將來到陰司去，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，你給了誰好呢？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，分給他們。我想，這真是……」

她臉上就顯出恐怖的神色來，這是在山村裡所未曾知道的。

「我想，你不如及早抵當¹⁶。你到土地廟裡去捐一條門檻，當作你的替身，給千人踏，萬人跨，贖了這一世的罪名，免得死了去受苦。」

她當時並不回答什麼話，但大約非常苦悶了，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，兩眼上便都圍著大黑圈。早飯之後，她便到鎮的西頭的土地廟裡去求捐門檻，廟祝起初執意不允許，直到她急得流淚，才勉強答應了。價目是大錢十二千。

她久已不和人們交口，因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厭棄了的；但自從和柳媽談了天，似乎又即傳揚開去，許多人都發生了新趣味，又來逗她說話了。至於題目，那自然是換了一個新樣，專在她額上的傷疤。

「祥林嫂，我問你：你那時怎麼竟肯了？」一個說。

「唉，可惜，白撞了這一下。」一個看著她的疤，應和道。

16 抵當：以財物抵押。

她大約從他們的笑容和聲調上，也知道是在嘲笑她，所以總是瞪著眼睛，不說一句話，後來連頭也不回了。她整日緊閉了嘴唇，頭上帶著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，默默的跑街，掃地，洗菜，淘米。快夠一年，她才從四嬸手裡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，換算了十二元鷹洋¹⁷，請假到鎮的西頭去。但不到一頓飯時候，她便回來，神氣很舒暢，眼光也分外有神，高興似的對四嬸說，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。

冬至的祭祖時節，她做得更出力，看四嬸裝好祭品，和阿牛將桌子抬到堂屋中央，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。

「你放著罷，祥林嫂！」四嬸慌忙大聲說。

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，臉色同時變作灰黑，也不再取燭臺，只是失神的站著。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，教她走開，她才走開。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，第二天，不但眼睛窈陷下去，連精神也更不濟了。而且很膽怯，不獨怕暗夜，怕黑影，即使看見人，雖是自己的主人，也總惴惴的，有如在白天出穴遊行的小鼠，否則呆

17 鷹洋：指墨西哥銀元，幣面鑄有鷹的圖案，鴉片戰爭後曾大量流入中國。

坐著，直是一個木偶人。不半年，頭髮也花白起來了，記性尤其壞，甚至至於常常忘卻了去淘米。

「祥林嫂怎麼這樣了？倒不如那時不留她。」四孀有時當面就這樣說，似乎是警告她。

然而她總如此，全不見有伶俐起來的希望。他們於是想打發她走了，教她回到衛老婆子那裡去。但當我還在魯鎮的時候，不過單是這樣說；看現在的情狀，可見後來終於實行了。然而她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，還是先到衛老婆子家然後再成乞丐的呢？那我可不知道。

我給那些因為在近旁而極響的爆竹聲驚醒，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燈火光，接著又聽得畢畢剝剝的鞭炮，是四叔家正在「祝福」了；知道已是五更將近時候。我在朦朧中，又隱約聽到遠處的爆竹聲連綿不斷，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雲，夾著團團飛舞的雪花，擁抱了全市鎮。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，也懶散而且舒適，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，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，只覺得天地聖眾歆享了牲醴和香菸，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，預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。

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。 18

手術台前	293
十八號室	307
我做主婦	309
兄弟與兒子	311
大武山之歌	313
附錄	324

鍾鐵民編

《鍾理和全集》第3冊 台北：行政院客委會

2004

12

第一部份 散文

白薯的悲哀

1

由馬關條約到九九南京受降之間，時間是長或短，那是不難知道的。這時間，就這樣子剖開了，或沖淡了他們之間的血緣嗎？那更是不難知道的。
這歷史之流，確是回到了它原來的河道了！

2

世界是和平了。但它並非像某種人說：降落來的，而是人類由某個角落裡找出來的。人類把它捉出來，扛在肩上，而今，在地球上闊步起來。感激、歷史的感覺、意志、善、愛、眼

淚、生活的煩瑣、惰力：……這些，是一切的人類將要求於和平的。

在這裡，人類完全狂醉於和平了，投身於勝利的陶醉裡了——。太和殿在舉行著嚴肅的典禮！在那麼寬廣而雄大的廣場上，希望要找出一塊立錐之地，那是很難的。並且，要希望他們能夠靜靜的沈默一分鐘，尤其是難的。和平與勝利，是讓他們捉到手裡了！他們有需好好的，並且盡情的享樂它。有需捐著它來闊步——加之，太陽、秋風，國旗的飄揚，漢白玉：……而興奮、感激、愉悅、滿足，則如波浪，流到各個角落裡去。

——其次，是歡迎國軍，遊行，民衆大會，在報紙與電台上的告同胞書，一切可能的悲劇與喜劇等等！

同樣，在令人暈眩的速度的轉換中、變化中，他們——白薯，他想到似乎需要做些什麼。他們的高興、欣忭，是應該比任何人都要大，都要熱烈。於今後，他們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！

——很快的，他們就開會了！

3

——北平沒有臺灣人，但白薯卻是有的！

並不是沒有臺灣人，而是臺灣人把臺灣藏了起來！

把海外那塊彈丸小地——宿命的島嶼，由尾巴倒提起來，你瞧瞧吧，它和一條白薯沒有兩

樣。白薯——就這樣被大用起來！

還有，昆蟲的保護色，人們是知道的。但是人類也要保護色，這事情，人們卻好像不大知道似的。然無論如何，人類在某種場合是必要有保護色的——正同昆蟲一樣！

臺灣人——奴才，似乎是一樣的。幾乎無可疑義，人們都要帶著侮蔑的口吻說：那是討厭而可惡的傢伙！

這，他們是經驗了很多了。例如有一回，他們的一個孩子說要買國旗，於是就有人走來問他：「你是要買哪國的國旗？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！」

又有這樣子問他們的人：你們吃飽了日本飯了吧？又指著報紙上日本投降的消息給他們看，說：你們看了這個難受不難受？

有比這樣的話，更尖刻，更侮辱，更要刺傷人類的自尊心的嗎？並且，不唯如此，如果他能夠回憶到半世紀以前的事情，他將瞭解這句話包含著有怎樣的意味嗎？

北平是很大的。以它的謙讓與偉大，它是可以擁抱下一切。但假若你被人曉得了是臺灣人，那是很不妙的。那很不幸的，是等於叫人宣判了死刑。那時候，你就要切實的感覺到北平是那麼窄，窄到不能隱藏你了。因為，它——只容許光榮的人們。因為，你——是臺灣人。然而悲哀是無用的。而悲憤，怨恨，於你尤其不配。記著吧，你——是那——

——白薯，也就這樣，被北平的臺灣人用了起來！

4

——喂喂，聽見嗎，白薯又被炸啦？

——他是白薯嗎？

這時候，白薯意味什麼，那只有他們才會知道！

這時候，白薯——那就是昆蟲的保護色！

5

白薯居然也開起大會來了，也開起旅平同鄉會來了！

但，就在這裡，他們——史無前例地，被拋在一邊——。祖國不理他們！會場有來賓席，議程裡有來賓致辭，但——期待於他們是過份的，於是這些被空過去了。經常人們在這時候，什麼是最被激烈地希望的呢？那是——鼓勵、安慰、熱情、舊雨重逢的感激的瞬間。

但——沒有！

由會場散會出來的白薯，他們感覺到空虛失望，悽涼！

——史無前例地，他們被冷冷的拋在一邊。

6

臺灣，被葬在世紀的墳墓裡的……。

7

白薯站在地球的一邊！

只見歷史像游牧民族，在遼闊的大草原上徬徨著。

祖國——但一陣西伯利亞冷風吹來，什麼都不見了，都沒有了。

8

——有好幾個年輕的白薯聚在一室，像經常在這樣的時代年輕人所要做的那樣，他們已有很大的工夫為著某種問題，在討論著，在商量著。不，說他們在無可如何地悲傷，與嘆惜著，要比較妥當些兒。

一個年輕的悲壯地說：

……老白薯有他們白薯獨特的想法。和你我一樣，有一種祇適於他們自身的法則。做無

任何一種事，希望能夠瞞過他們，那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錯誤。不錯，他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。什麼叫做神聖，叫做感激乃至於傳統的光榮——記著，他們對此是不負責任的——這些，他們是不知道的。但他們卻有一個法度，那就是——比較！在比較之前，不管什麼都隱瞞不了。不管什麼，如非經過比較，他們是不肯相信的。你走了，他來了，他們要比較。舊的消逝了，新的上來了，他們也要比較。這樣子他們曉得了哪個是好，而哪個又是不好。也就這樣子，兩個不同的事像與關係，不可磨滅地刻印在他們的腦筋裡，作成了他們的觀念，與感情。

我們能夠由報紙，由不完全的消息，由家鄉寄來的書信，得悉家鄉大概的事情，這是很模糊的——也能夠知道他們的感情。

無論如何：是不能責怪他們的，也只有他們的感情，才是最健全的。我們不能對他們要求更多的東西。比如，你的姐妹在你跟前，眼看著受人欺凌，她們的哀號，是那樣的淒慘的，此時，你將作何感想？比方你餓著肚子，此時你最清楚知道的是什麼？我們不要欺騙自己，在這時候，無論多麼崇高的觀念，是一點兒也不會發生效果的。這沒有別的，就是那「比較」在作祟。於老白薯，什麼是善，什麼是人類最高的感情，都會被拖下地面來的。當我們說：愛你們時，他們便要問我們，那是不是要有好日子過？就是這樣。光有空氣與水，是充實不了他們的生活。實際，於他們，現實才是作成最後的意義的。我們不能夠由這裡學得一點兒事實！一點兒教訓嗎？

最初，日本人到來時，一塊兒他們帶來了皮鞭與尖銳的犁兒。他們可以說從開始就用這具

犁兒，由三貂角犁到鵝鑾鼻，再由西海岸到東海岸。凡是他們能夠由那裡犁起來的，便不問什麼，統統拿走。而皮鞭，就跟在那後邊。於是，那地方成了他們所說的「帝國的寶庫」。但現在，可感謝的，祖國已收回了這塊土地。祖國慈祥地打開他的胸懷，溫柔的說「回來，孩子！」。當然，我們是可以相信的，我們是被解放了。也即是說，我們已不再受那皮鞭與犁兒的苦！

同時，我們當然也看到了這一點。

臺灣人——祖國說。並且它常是和朝鮮人什麼的被排在一起。朝鮮人怎麼樣，臺灣人又怎麼樣，——報紙上常常登著。這樣的話，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。我們能由這裡感到少許的親熱嗎？從前，我們的支配者也同樣叫我們——臺灣人！這裡，我們讀到了很多的意味：差別、輕視、侮辱，等等。然而我們能夠說什麼呢？祖國——它是那麼偉大的。它不但包括一切善，並且它包括一切惡。它要求我們的代價。

在從前，我們是那麼自然的，發起了革命，發起了民族運動，而且求援於祖國。那完全是迫於必要——那時候我們有敵人。假使於斯時我們有武器，我們是充分的明白我們是要怎樣來使用它。我們知道拿起我們的槍，對準我們的敵人，撥動機鈕。——但，而今，我們已無需這些了。從前，我們曉得我們要打的是誰，現在，我們已不知道我們的槍是要打些什麼人了。你們說要做這個，做那個。那是無用的。現在，你們便是你們自身的主人。難道你要對你自己的額門，撥動你的機鈕嗎？

不幸的，你們扛起你們的槍，向大戈壁走去吧！去到那裡盡情打你們所喜歡打的吧——但是——但是，白薯是有悲哀的！

9

白薯在故都，不——在祖國的臟腑走著！
他們由各個角落裡走出來，向各個角落裡走去！

他們有年輕的、年老的、胖的、瘦的、有健全的、有患著神經衰弱症的——
他們如流浪漢，混雜在人群裡，徘徊於大街、小巷、東城、西城、王府井、天橋、貧民窟、城根。他們徘徊著，觀察著。他們像古城的乞丐，在翻著，與尋找著偏僻的胡同，和骯髒的垃圾堆。

他們是看見，且聽見了許多許多的東西了。

故都是一個古老民族的舊巢。在它的裡面，埋藏著一切可能見聞的東西——歷史的沉澱物，世紀的浮滓，與傳統的泥沼！

白薯是看見且聽見了許多許多的東西了。

那是什麼呢——？他們是知道的！

10

貪官污吏，四爺政治，官僚——

11

白薯是不會說話的，但卻有苦悶！

秋天是風雨連綿的季節，而白薯，就是在這時候成熟的。

仔細別讓雨水浸著白薯的根。如此，白薯就要由心爛了起來！

爛心——那就是白薯苦悶的時候！

蘋果的滋味

黃春明 公兒子的大玩偶
台北·皇冠文化
2003
12

車禍

很厚的雲層開始滴雨的一個清晨，從東郊入城的叉路口，發生了一起車禍：一輛墨綠的賓字號轎車，像一頭猛獸撲向小動物，把一部破舊的腳踏車，壓在雙道黃色警戒超車線的另一邊。露出外面來的腳踏車後架，上面還牢牢地綁著一把十字鎚，原來結在把手上的飯包，被拋在前頭撒了一地飯粒，唯一當飯包菜的一顆鹹蛋，撞碎在和平島的沿下。

雨越下越大，轎車前的一大攤凝固的血，被沖洗得幾將滅跡。幾個外國和本地的憲警，在那裡忙著鑑定車禍的現場。

電話

『……他上午不會來……嗯、嗯，沒關係，這件事情我二等秘書就可以決定。……嗯、唔……不、不，聽我說，你要知道，這裡是亞洲啊！對方又是工人，啊？——是不是工人？……是工人！所以說嘛，我們惹不起。嗯？……聽我說完這個。這裡是亞洲唯一和我們最合作，對我們最友善，也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啊？……聽我說完嘛！美國不想雙腳都陷入泥淖裡！我們的總統先生，我們的人民都這樣想。……唉！不要再說別的，送去！……』

嗯！好的，一切由我負責，……好，我馬上就掛電話，……對！……對，就這樣辦。再見！』

迷魂陣

一個年輕的外事警官，帶著一個高大的洋人，來到以木箱板和鐵皮搭建起來的違章矮房的地區。這裡沒有脈絡分明的通路，一切都那麼即興而顯得零亂。他們兩人在這裡面繞了一陣子，像走入迷魂陣裡打轉。『嗨！在這個地方小孩子玩捉迷藏最有意思啦！』跟在外事警官後頭的洋人笑著說。

『是的，我也有同感。』不管怎麼，他總覺洋人雖然笑著說，但是語意是曖昧的。洋人會不會笑我找不到江阿發的住家，有虧警察的職責？他想這實在太冤枉了，洋人大概不會知道外事警察只是協助管區派出所，處理與外國人有關的案件吧。他後悔沒先去找管區，直接把洋人帶到這兒來。現在連自己也陷在摸索中。

他稍低著頭，一個門戶挨一個門戶，尋找門牌號。跟在後頭的洋人，整個頭超出這地方的所有房子，所以他看到的盡是鐵皮和塑膠布覆蓋的屋頂，還看到拿來壓屋頂的破輪胎和磚，有些屋頂上還擱著木箱和雞籠之類的東西。他回頭看到洋人對這裡屋頂的景色，臉

上顯露出疑惑的神情時說：

『他們的新房子快蓋好了，河邊那裡的公寓就是。等他們搬過去，這裡馬上又要蓋大廈。』說完了之後，他為反應的機警而自傲，也為撒謊本身感到窘迫。他想要不是洋人堅持要來拜訪江阿發的家，他才不會帶外國人來這種地方。他一直注意對方的回話，但是他只聽到那種意義極有彈性和曖昧的美國式對話間，聽者不時表示聽著的『啾啾』聲，而使他專心尋找門牌號的注意力，叫一時想知道洋人此時的種種想法分心了。

他們沉默地走了幾步，在巷間遇到一個揹著嬰兒的小女孩。但經他們問她的時候，她才一開口，他一下子楞住了。洋人卻在旁輕輕地叫『噢！上帝。』原來她是一個啞巴。

他們走遠了，那個啞巴女孩望著他們的背影，還『啾啾啾啾』地喊叫連著手勢比個沒完。

一陣驟雨

停歇過一陣子的雨，又開始滴落下來。每一滴滴落下來如雨點都很大，而在這以各種不同質地當材料的屋頂上，擊出一片清脆的聲音。年輕的外事警察內心的焦慮，經雨點催打，一下子就升到頂點。他正想是否告訴洋人先回管區派出所，恰在難堪的猶豫間，突然

發現前面的門牌號就是二十一號之七。

『在這裡！』

『真的？』洋人也跟著他高興的叫了起來。

雨勢也一下子落得緊密，他們顧不得文明人造訪應有的禮貌，當阿桂母女兩人，從醃菜桶猛抬頭時，已經和這未經請進的外人駭然照個正面。儘管那位洋人滿臉堆著親善和尷尬的笑容，由警察和洋人突然闖進，母女兩人瞬間的想像中，意識到大事臨頭而教恐怖的陰影懾住了。

密密的雨點打在鐵皮上，造成屋裡很大的噪音，警察不得不叫嚷似的翻譯洋人的話。阿桂聽不懂國語，只看見警察那麼使勁張嘴閉嘴，再加上手勢，使她更加懼怕的望著阿珠，希望阿珠能告訴她什麼。但是她看女兒驚駭而悲痛的用力抿著嘴的臉孔，驚慌的問：

『阿珠，什麼事？』

『媽——』緊緊抿閉的嘴，一開口禁不住就哭起來。

『什麼事？快說！』

『爸、爸爸，被汽車壓了——』

『啊！爸爸——？在那裡？在那裡？……』阿桂的臉一下被扭曲得變形，『在那

裡？……」接著就喃喃唸個不停。

警察用很蹩腳的本地話安慰著說：『莫緊啦，免驚啦。』他又改用國語向小女孩說，『叫你媽媽不要難過，你也不要哭，他們已經把你爸爸送到醫院急救去了。』洋人在旁很歉疚的說了些話，並且要求警察替他轉告她們。

『這位美國人說他們會負責的，叫妳媽媽不要哭。』當他說的時候，洋人走過去把手放在阿珠的頭上，自己頻頻點頭示意，希望她能明白。

這個時候，那個揹著嬰兒的啞巴女孩，淋了一身雨從外面闖進來。她不知裡面發生了什麼事，一進門看到剛才遇見的警察和洋人，驚奇的睜大眼睛大聲的連著手勢，唧唧啞啞地叫嚷起來。阿桂仍然恍惚而痛苦的呻吟著，『這怎麼辦？這怎麼辦？……』當啞巴意識到屋裡充滿著悲傷的氣氛時，唧唧啞啞的聲音一下子降低，而悄悄的走過去靠在阿珠的身邊。

『她是妳妹妹？』警察驚訝的問阿珠。

阿珠點了點頭。警察難過而焦急的，『快把圍巾解下來，嬰兒都濕了。』然後轉向疑惑著的洋人說：『是她的妹妹。』

『噢！上帝。』洋人又一次輕輕地呼叫起來。

雨中

阿珠在頭上蓋一塊透明的塑膠布，急急忙忙走出矮房地區，向弟弟的學校走去。

雨仍然下得很大，她的背後有一邊全濕透了，衣服緊緊貼在身上。其實只要她一出門，好好把塑膠布披好，就不至於會淋濕。她一路想著。她想沒有爸爸工作，家裡就沒有錢了。這一次媽媽一定會把我賣給別人做養女。這一次不會和平時一樣，只是那麼恐嚇她：『阿珠，妳再不乖我就把你賣掉！』

但是，這一次阿珠一點都不害怕。她一味地想著當養女以後，要做一個很乖很聽話的養女，什麼苦都要忍受。這樣養家就不會虐待她，甚至於會答應她回家來看看弟弟妹妹。那時候她可能會有一點錢給弟弟買一枝槍，給妹妹買球和小娃娃。

她想著想著，一點也不害怕，只是愈想眼淚流得愈多。不知不覺，弟弟的學校已經在眼前了。

公訓時間

早晨公訓的時間，學校裡沒有半聲小孩子的聲音溢出教室外。幾個嗓門較大，聲音較

尖的老師的聲音，倒是遠遠就可以聽見。老校長手背後，像影子沿著教室走廊悄悄走著。

三年級白馬班的女級任老師，右手握教鞭站在講臺上，指著被罰站在她左邊牆角的江阿吉对大家說：

『這個學期都快結束，江阿吉的代辦費還沒繳。』她回頭看阿吉，『江阿吉！』低著頭的阿吉趕快抬頭望她。接著說，『你每天的公訓時間都站在那裡，你不害羞嗎？』阿吉趕快又把頭低下去。『林秀男今天繳了，只剩下你一個人站，你有什麼感想？』座席間的小孩子，都轉頭望著林秀男，林秀男先得意的仰頭笑笑，而後又害羞似的低下頭。『嗨——江阿吉，你什麼時候可以繳？』老師走到講臺的盡頭，靠近阿吉，用教鞭輕輕觸了一下小孩的肩頭：『啊？』江阿吉抬頭想回答什麼，望到老師的眼睛，小孩又垂下頭。老師又用教鞭觸一下問：『阿吉！什麼時候繳？』

『明，明天。』江阿吉小聲的說。

『啊？——』老師把聲音揚得很高。『你的明天到底是什麼時候？』全班的小孩子都笑了。『我已經不相信你說話了。老師不要你明天繳，下個禮拜一好了。你不要以為一站，站到學期結束就可以不繳了。反正你不繳老師還有別的辦法。記住！下個禮拜一一定要繳，知道了吧！』阿吉點點頭。『好！知道最好。』

阿吉深深地點了一個頭，頭都沒抬，就往座位跑。

『啲——啲！』老師叫起來了。阿吉被喊住，他在同學們的席間回頭望老師。同時同學都笑了。『你幹什麼？你這樣幹什麼？回來，回來，你還沒有繳，還是要站啊！你要是明天能夠繳，明天開始就不要站，不然老師對林秀男太不公平啦！』同學又轉向林秀男看，林秀男又得意、又害羞，一時不知叫他怎麼好地低下頭。

對江阿吉的事好像告了一段落，老師回到講臺的中間向臺下的學生問：『小朋友，這一週的公訓德目是什麼？』她目光往下一掃，沒有一個不舉手的。『好，大家把手放下，一起說。』

『合——作——』全班齊聲的叫。

『對了，合作，像江阿吉，大家的代辦費都繳了，只有他一個人不繳，這叫不叫合作？』

『不叫——』全班的學生又叫起來。

才鬆了一口氣的阿吉，一下子又聽到老師提他，他又緊張起來。他想他是一個不合作的人。但是想到代辦費就想到爸爸的一雙眼睛直瞪著他。這時他懷念起南部鄉下的小學來了。他想不通為什麼在南部爸爸一直告訴媽媽說北部好？要是在南部，代辦費晚繳，楊金

枝老師也不會叫人罰站。

阿珠一走到三年白馬班的教室，一眼就看到阿吉站在那裡。她一下子靠近窗口，禁不住地帶著懼怕的聲音叫：『阿吉！』阿吉一看是姊姊，心裡『啊』地叫了一聲，隨即把頭低低的下垂。有點受到驚擾的老師，急忙的走出教室。所有的小孩子往教室外面望，裡邊的都站了起來。

『江阿吉是你的弟弟嗎？』

阿珠點點頭，然後說：

『我爸爸被美國車撞倒了。』

『有沒有怎麼樣？』

教室裡跟著一陣騷動。

『不知道。』阿珠哭著。

『好。你不要難過。』老師回頭走進教室，學生很快的坐好。『江阿吉，你快跟你姊姊回去看你爸爸。』阿吉反而沒顯得比罰站難過。他向老師深深鞠個躬，慢慢的回到座位收拾書包。

這時全教室的眼光都被阿吉的一舉一動牽動著，一直到他走出教室和阿珠走開。

『阿松的教室在那裡？』阿珠問。

『那邊。』阿吉用手指向教室盡頭的那一邊。

上天橋

雨勢並沒有減弱，阿珠蹲下來替阿松把塑膠布包好，『自己都不會穿！』她又一時想到自己將被賣做養女的事，她縮回一隻手，分別把兩邊的眼淚揮掉。『不要難過，姊姊會回來看你們的。』其實阿吉和阿松並沒顯出絲毫的難過，只是茫然，而又被阿珠的話弄得更糊塗罷了。『走！快一點，媽媽在等我們。』阿珠牽著阿松，阿吉隨在身邊，他們三個一道走出學校的大門。

當他們在學校附近的馬路口，望著兩邊往來的車子想穿越的時候，一聲尖銳的哨子聲，從對面的候車亭傳過來。

『阿吉，不行！警察在這裡。我們上天橋吧。』

阿吉走在前面，輕快的蹬著臺階，阿松有點焦急的叫，『阿兄——，等我一下。』

『你自己不快，還叫人等你。』阿珠抬頭望著以天為背景站在那兒回過身子來的阿吉叫，『阿吉——等一等阿松。』她又低頭催著說，『快！阿吉等你。』

阿吉一邊等著姊姊趕上來，一邊俯覽底下往來的車輛。最後看著還差五六級就上來的姊姊和阿松。

『姊姊，我不想上學了，』阿吉開始帶著悲意的話，使在下面的阿珠停下來抬頭望他。阿松不停的往上爬。

『阿吉，』她低頭一邊沉思，一邊跟在阿松的後頭上來，『阿吉，你這話教爸爸媽媽聽見了怎麼辦？』她拉著發楞的阿吉一把，他們在天橋上走著。

『我們繳不起代辦費！』

『等爸爸有錢就會繳啊。』

『人家學期都快結束了，……』

『沒關係！』阿珠安慰著說：『我去做人家的養女，我會給你錢的。』

『你要去做人家的養女？』阿吉驚訝的問。

『嗯！』儘管她回答的怎麼堅決，一時淚水湧上來，隨她怎麼揮也揮不盡。

『媽媽要你去做人家的養女？』

『這一次會是真的啦，爸爸被美國車撞到了……』

阿吉還是不能了解，同時也想像不到爸爸被美國車撞到的時候，和他們以後的關係。

相反的這時的注意力，卻叫他注意到阿松不在他們身邊。『噫！阿松呢？』他們猛一回頭，看到阿松蹲在天橋當中的一邊欄杆，望著底下過往的汽車出神。

『阿松——』阿珠叫著。

『阿松最討厭了，每天帶他上學，他總是這樣，他還帶小石子丟車子哪！』

『阿松——』阿珠見阿松沒理，氣憤的跑過去。

阿吉在這一頭，看著阿珠拉阿松過來的樣子，禁不住笑了一下。

『我回家一定告訴媽媽。阿吉說你每天都這樣！』

『阿吉也是，是他先做的！』阿松瞪著阿吉說。

『我那裡有？』阿吉又禁不住地笑起來了。

『走！走！媽媽一定急死了。上天橋就上了半天！』

『姊姊，揹我下去，』阿松站在往下的階梯口不動。

阿珠一句都沒說，蹲下來讓阿松走過來撲在她的背上。

坐轎車

阿桂聽說丈夫流了很多血，現在正在急救中，想到這裡只有無助地哭著，口裡還喃喃

地咒詛說：『我說做工那裡都一樣，他偏不聽，說到北部來碰碰運氣。現在！我們碰到什麼呀！天哪！我們碰到什麼來著？……』

當他們走到大馬路的時候，阿桂還哭著，她顧不得路在那裡，任憑阿珠帶她走。

原先的那一位警察和洋人，站在一部黑色的大轎車外面，向他們揮手。

『媽媽，美國仔在那裡，阿吉，帶他們往這邊走。』

那洋人看到他們走過來，隨即鑽到車子裡面，開動引擎等著，警察也鑽了進去，坐在洋人的旁邊。到了車旁，阿桂的哭聲有意無意變大聲了，至少她是有一種心理，想要美國人知道他們正遭遇到絕境哪。

警察探出頭說：『進來啊！』

阿桂只顧傷心哭泣，阿珠望著緊閉的車門，也不知如何下手好。在猶豫間，阿吉伸手拉住把手，拉不動。索性左腳踏在車身，雙手握緊把手，使勁用力往後拉，還是不動。這時洋人才發現他們還沒把門打開，他『呢』地叫了一聲，就在前座半轉身，探身過來從裡邊打開門，阿吉差些就往後翻過去。

要不是警察替他們安排座位，阿桂母子，他們真不知怎麼入座哪。還好，因為帶著幾分不慣與懼怕鑽進車子，所以阿桂的頭撞上門沿並不很重，只是受到一點驚嚇，同時沒料到車子裡的那分豪華的氣氛加在一起，使阿桂一時變得木訥不哭了。

車子才開動不久，阿桂意識到自己坐進車子裡突然不哭的情形，反而使剛才慟哭的樣子，顯得有點假詐。於是乎她又喃喃的低吟，逐漸放聲縱情地大聲號哭起來。

警察心裡不忍聽見阿桂傷心的哭聲，他回過頭說：

『江太太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哭得太傷心，說不定江先生只是一點撞傷。但是你哭得太傷心了，會使他變嚴重，說不定會死掉哪！快不要哭了！』本來他也很難過的，但是差一點就為自己所說的話，逗得笑起來。他趕快回頭朝前，緊緊咬住下唇。

阿桂不但真正很傷心的哭著，雖沒聽清楚警察對她說什麼，總覺得他們關心著她的哭聲，因此她更大聲的哭，並且模模糊糊的說：

『……叫我們母子六個人怎麼活下去？怎麼活下去？……』

警察又想好了另一句話想勸阿桂，回過頭來看她哭得渾身抽動的樣子，已經湧到喉頭的話又給吞進去了。他想到她這樣哭泣，是不容易勸阻的。換個角度來看，一位窮婦能這樣發洩，未嘗不是一件很合乎個人的心理衛生的事。想到這裡，他覺得自己是自私的。

阿珠抱著小嬰兒緊靠著媽媽，沉入做一個養女可能遇到的事情的想像裡。阿吉、阿松還有啞巴跪在後座，面對車後窗望著遠去的街景嘻笑。爸爸撞車的事，早就隨遠去了的街

景，拐個彎而不見了。

車子沿著一條平穩的山路跑，後座上的三個小孩，都擠到靠風景的邊窗，看山腳下一直變小的房子，阿吉和阿松還能夠互相指著什麼，興奮的說看那邊看這邊地小聲叫，然而那個啞巴女孩，她也興奮極了，但說出來卻變成大聲叫嚷：『呀呀——！巴巴巴……』

白宮

一座中型的潔白醫院矗立在風景區的山崗上，旁邊的停車場雖然停了不少的車子，但是沒看到人走動。其中幾輛白色的轎車和救護車，還有圍欄著朝鮮草的白色短籬笆，尤其是在雨後顯得更醒眼。

車子到達停車場，阿桂仍然傷心的哭著。

『好了，好了，到了不要再哭了。』警察說。

但是，這時候的阿桂，看到白色冷冷的醫院，看不到有人走動所產生的幻覺，想到丈夫就在這裡面，她已經快接觸到問題的答案，死了？殘廢或是怎麼的？本來可以抑制的情緒，變得更禁不住。她蒙著臉由阿珠牽她走，因為過於抑制悲痛的哭聲，聲音悶在喉嚨裡聽起來有點像動物殘喘的哀鳴。

當阿桂他們跟著那一位洋人踏進醫院，阿桂心裡那一股湧溢不住的悲傷，給醫院裡嚴肅的氣氛鎮住了。她清醒的來回看看有一點受新環境驚嚇的孩子們，把他們拉在一塊，然後蹲在啞巴女孩的面前，用手語比比自己的嘴，同樣的又在啞巴的嘴邊比比，要啞巴安靜。啞巴點了點頭，隨著啞地叫了一聲，自己馬上意識到犯錯，同時看到阿桂怒眼瞪她，她本能的往後退一步，阿桂把她拉近，用手勢在嘴邊比著用針線縫嘴的樣子，啞巴嚇得猛搖頭。

警察從詢問檯那邊走過來，告訴阿桂說：

『江先生的生命沒什麼危險，只是腿斷了，現在正在手術。等一等就出來。』

阿桂從警察的表情，和聽他的語氣，再猜上幾句，也概略知道意思。她望著詢問檯那邊，那位洋人帶著安慰的微笑和一位洋護士走過來，洋人很努力地一邊說，一邊彎下腰在左腿上比比，在右腿上比比，然後點點頭，這時很出乎大家的意外，啞巴女孩似乎聽懂了什麼，走到洋人面前，拍拍洋人的腿，啞地比手劃腳起來。洋人微笑著向她點頭。

洋護士帶他們到一間空病房等江阿發。一聽阿發沒有生命的危險，阿桂的心安多了，她和孩子們一樣，開始注意醫院裡能看到的每一件東西，每一個走動的人，她心裡想在那種地方生病未嘗不是一件享受。當洋人和警察走離開病房的時候，阿珠問阿桂說：

『媽媽，爸爸要住在這裡是不是？』

『我不知道。』

『要住好久？』阿珠有點興奮的說。

『死丫頭咧！妳在高興什麼？』她自己差些要笑出來。

阿珠也看出媽媽不是真正在生氣，所以她放膽的說：

『我要小便。』

阿珠沒料到，阿桂竟然笑著說：

『我也是，從早禁到現在。糟糕！這裡要到那裡去便尿呢？』

『不知道。』

『糟糕！』正在叫屈的時候，看到阿吉和阿松跑進來。『你們兩個死到那裡去了？』

『我們去小便。』阿松說。

『你們到那裡去小便？』阿桂急切的追問。

『那裡！』阿吉隨便一指，『這裡出去彎過去再彎過去就到了。』

『死孩子，你們真不怕死，這裡是什麼地方，你們竟敢亂跑！』阿桂說：『在什麼地方？帶我去。』

『那裡！』阿吉高興得奪門就要出去。

『等一等！慢慢走，不要叫。』

阿吉和阿松帶著阿桂他們到廁所，兄弟兩個就跑回到空病房來。

『阿兄，這裡什麼都是白的。』阿松驚奇的說。

『這裡是美國醫院啊。』

『他們穿的衣服是白的，帽子鞋子也是白的。』

『房子也是白的。』阿吉一邊看一邊說：『床單被子，還有床也是白的，窗戶也是白的，……』

阿松心裡有一點急，看得見的，能說的都給阿吉說光了。他翻著白眼想了想，衝口說：『小便的地方也是白的！』

『還有……』阿吉想說什麼的時候，阿桂和阿珠她們已經回到病房來了。一進門阿桂就責備著說：

『妳這個死丫頭，放一泡尿好像生一個小孩，等你老半天才出來。一個男的美國仔一直對我說：「諾！諾！……」誰知道諾諾是說什麼死人，真把我急死了。』然後她轉了口氣問，『那麼你怎麼小便？』

『是不是坐在那上面？』

『你坐了？』她看到阿珠點了點頭，才安心的說：『我也是。』這時，她無意中看到阿珠的胸前突然鼓出來，她伸手去抓它，『這是什麼？』

阿珠退也來不及，只好隨阿桂探手把它拿了出來。

『這衛生紙，好好哪！』阿珠不好意思的說。

『呀！妳這丫頭。』她從阿珠的胸前掏出一團潔白的衛生紙，稍做整理說：『真是！你被人看到了怎麼辦？』她轉過身背著孩子，把疊好的衛生紙，塞在自己也在廁所裡藏好的部份。她看到肚子鼓得太厲害了，向阿珠抱過小孩放低一點來掩飾。她又說：『這孩子今天怎麼搞的？睡死了。』她打量著自己拉拉那裡。

這時候，警察突然走進來，阿珠和阿桂嚇得連警察都看得出來。警察馬上安慰著說：『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沒有危險了。馬上就可以看到他了。放心——』才說完，那一位原先一起來的洋人和一位護士，匆忙的走進來，看看裡面，和警察交談了一下，警察就對阿桂他們說：『大家都出來一下。』

阿桂帶著小孩子們走出走廊，然後兩個男護士走進去，把原來的空床抬出來。不一會兒，帶輪子的病床，平放著江阿發默默的被推了過來，推進病房裡面。

看到這情形的阿桂他們，她和阿珠又哭起來，但是聲音不大，阿吉阿松和啞巴，站在門口楞楞的望著裡面，看護士在那裡忙碌。小孩子簡直就不敢相信那就是爸爸，除了閉著的眼睛，和鼻子嘴巴，其他地方也都裹著繃布。

阿松心裡懷疑，禁不住悄悄地拉阿吉的袖子，小聲問：

『阿兄，那白白的也是爸爸嗎？』問後他的眼睛和嘴巴張得特別大。

帶翅膀的天使

現在整個病房都是江阿發一家人。因為全身麻醉藥效還沒退淨的關係，阿發還在昏迷狀態。阿桂又悲傷起來了。這和開始時想像所引起的害怕不同，現在的悲傷是著實面對著一個全家大小依靠他生存的主宰。他已經兩腿都斷折，頭和胳膊都有撞傷，極可能變成殘廢者。這怎麼辦？這怎麼辦？她喃喃飲泣，眼望阿發的眉目，期待他趕快醒過來。阿珠抱著嬰兒，流著淚又開始編織她做養女的遭遇。這次重新想起來，沒有早上去帶阿吉的路上想得那麼勇敢了，她害怕得有幾次差些就哭出聲來。其他三個小孩，看到媽媽和姊姊都那麼悲傷，自己也就不敢亂動亂吵。他們靜靜的這裡看看，那裡看看，有時心裡想到什麼，想一想，看一看，也就不敢說出來。

過了一陣子，有一位修女護士走了進來，看看病人，又看看阿桂他們，然後說：

『有沒有醒過來？』

除了那位啞巴女孩，可把阿桂他們嚇了一大跳，他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聽到什麼。修女看到他們的表情，知道他們為什麼驚嚇，所以她笑著說：

『我會說你們的話，我是修女，我在聖母醫院工作，現在我奉天主的名字，由美國醫院借調到這裡來，為江先生服務。』她看看阿桂他們大小，『你一家大小都在這裡了？』

阿桂除了向她點點頭，不知怎麼才好。要不是自己正悲傷著，看一個完全和自己不同的外國女人，說本地話說得那麼流利，實在滑稽得想笑。孩子們都瞪著驚奇的眼睛露出笑容來，使他們想到卡片上帶翅膀的天使來。不管怎麼，這位修女的出現頓時使他們一家人，感到世界開闊了一點。就因為這樣，阿桂更覺得應該讓外人明白她的困境。怎麼辦？她想了想，還是老方法，剛才就一直就這麼悲傷過來的，她馬上恢復到修女未來之前的樣子，望著江阿發的臉，手沒什麼意義的摸摸，開始喃喃的哭泣著說：『怎麼辦？這怎麼辦？這怎麼辦？』

『你一家大小七口人啊，不要吃不要穿啦？啊！這怎麼辦？為什麼不撞我，偏偏撞上好呢？』

『阿桂真的越想越難過，隨修女怎麼勸也沒什麼用，反而越勸越使她激動。修女也知道，這種情形對阿桂這樣的女人，讓她再面對殘酷的事實，很快就會叫她堅強起來。修女』

趁阿桂還在哭的時候悄悄的走避一下。

阿桂仍然哭她的……悽慘哪！這怎麼辦好呢？這怎麼辦好呢？

『媽媽、媽媽，修女走了。』阿珠抬著淚眼說。

阿桂馬上抬頭回過來，看了一眼，然後用哭紅了的眼睛瞪著阿珠，有點惱怒的說：

『她走了關我們什麼事！你叫我幹什麼？』看阿珠低頭，接著又說：『妳爸爸撞成殘廢你們都看到了，以後你們每個人都要覺悟，眼睛都給我睜大一點。』

阿珠一下子又聯想到養女的事。她沒想到告訴媽媽說修女走了，媽媽會生那麼大的氣。她完全是好意，以為媽媽是在訴苦給修女知道哪！冤枉哪！這麼一想，阿珠不知道那裡還有淚水，一下子又簌簌地落個不停。

『阿吉和阿松！』阿桂看到阿珠的樣子，覺得有點委屈了她，於是她轉了目標，『你們兩個也一樣！爸爸不能打工了，你們就要替爸爸打工。』

不知怎麼搞的，阿吉心裡有忍不住的好笑，咬緊下唇低頭避開媽媽看見。站在旁邊的阿松，聽媽媽威嚇著說要替爸爸打工，他竟認真的，乖乖而順從的說：『好。』

這一下阿吉可忍不住了，嘴一咧開竟格格地笑起來了，儘管阿桂咬牙罵：『呀！好！死孩子，你瘋了！快死啦……！』這一下沒讓他格格地笑聲傾個光是不能罷休的了。

信主的有福了

一方面麻醉藥效的退盡，一方面是阿吉格格地鏗鏘笑聲，同時使江阿發甦醒過來。他微微的呻吟了一聲，全室的氣氛馬上又變了另一種。阿桂一手按著他的胸：『不要動！你的腿更不能動。』

阿發躺著用力勾頭，想看清楚自己的腿：『我的腿怎麼了？』

『兩腳都斷了。』

阿發聽說兩腳都斷了，勾起來的頭，一下子乏力似的跌回枕頭嘆了一聲。『我以為這一下子死了，』望著天花板沉默了一下，眼睛還發楞說：『小孩呢？』

『都來了。都在你的旁邊。』

『爸爸。』阿珠小聲的叫。阿吉阿松也叫了。啞巴雖然沒叫，她悄悄地和大家排成一排，靠著床沿和媽媽相對。阿桂看阿發默默地一個一個看著自己的孩子的時候，忍禁不住在另一邊哭起來了。這時大家好像都變很笨，木訥得不知說什麼好。越是這樣，每個人的心裡越是難過，每個人都期待有誰先開口說話。這時阿珠手裡抱的嬰兒『哇』地哭了。

『孩子給我。』阿桂說，阿珠繞過去把嬰兒給了媽媽。『這傢伙好像知道你出事了，早

上到現在沒哭半聲。現在一定餓了。』阿桂一邊說一邊把乳房掏出來給小孩餵奶。整個房子，除了小孩吸吮奶的聲音之外，又沉默下來了。

阿發的心裡實在難過，想到自己的傷殘和眼前的這一群，他在懷疑自己是不是死了？為什麼不死？要嘛就死掉，不然讓我這樣活下來怎麼辦？……

『這裡是什麼地方？』阿發驚訝地問，好像現在才意識到似的。

『美國醫院。』

『啊！美國醫院？我們那來的錢？』

『我也不知道，是美國仔和一個警察把我們帶來這裡來看你的。』阿桂說。

『他們呢？』

『他們說等一會兒就來。』

阿發再也不說一句話了，好像有很多心事地躺著，臉上的表情，一會緊，一會鬆，讓阿桂猜測到他多少是在自責。於是阿桂說話了。

『你想想，我們以後的日子還那麼長，怎麼過？』說到此，鼻子一酸淚也下，聲音也怨，『我告訴過你，當初你不聽。我說要是打工的話，到那裡都一樣，你偏不信，說什麼我們女人不懂，到大都市可以碰運氣。打工又不是做生意，有什麼運氣可碰？有啦！現

在我們可碰到了吧。……」

『媽媽——好了。』阿珠急得叫起來了。她看到爸爸沒說話氣得臉發青，她知道媽媽要是不停的嘀咕下去，爸爸一定會大發脾氣，一發不可收拾。這種情形阿珠看多了，他們每次都是這樣吵起來的。阿桂也知道，只是一到了這種情況，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總算阿桂及時不再講下去。沉默中只聽到阿發激動的大口的呼吸聲。阿桂記起護士的交代，有必要時，按床頭邊的電鈕。她按了電鈕，沒有一下子，那位和藹的修女就跑進來了。

『醒過來了。』修女一進門看到阿發就說，然後一直走到阿發的身邊，手放在他的額頭：『有沒有感覺到怎麼樣？』

阿發和阿桂他們剛才一樣，頭一次聽外國人說本地話給嚇住了。

『很好，沒發燒。』她從袋子裡取出體溫計，拿在手裡甩一甩，看一看，『嘴張開。含著就好了。』她把體溫計放在阿發的口裡。然後眼睛忙著看每一個人笑著說：『你們現在還怕不怕？嗯？』

『怕也是這樣，不怕也是這樣。煩惱就是啦。』阿桂說。

『你們信不信天主？』她看到阿桂啞口無言，接著說：『信主的必定有福！』

這時候，原先那一位洋人和警察一道進來了。他們抱著好幾個裝滿東西的袋子。修女和他們打個招呼，天主的事情也暫且作罷。

他們把一樣一樣的東西放在桌子上：『這是三明治，這是牛奶，這是汽水，這，這是水果罐頭，還有這是蘋果。』警察一樣一樣唸著。『中午你們就吃這些。』

小孩子們都望著紙袋出神。修女把阿發的體溫計抽出來看，『很好，沒有發燒。』隨即她在床尾拿起紀錄表填寫紀錄。洋人和警察靠近阿發，對他笑笑，阿發也莫名的跟著笑笑。

『這位是格雷上校，是他的車子撞到你的。』警察對阿發說。

格雷上校連忙伸手去握住阿發的手，嘴裡巴拉巴拉地說個沒完。阿發從他的表情也可以猜到幾分對方的歉意。

警察翻譯說：『他說非常非常的對不起，請你原諒。他說他願意負一切責任，並且希望和你的家庭做朋友。』

阿發和阿桂不會聽國語，但是他卻猜到是格雷撞到他，所以他抱怨而帶著呻吟的聲音說：

『呃！——是你呀！你應該多小心一點，我遠遠看到你的車就先閃讓開了，想不到你卻

對準我衝來，噁哨！現在你撞上我，連我的整個家也撞得亂七八糟了。……」格雷上校很想知道阿發說了什麼，他望著警察，警察望著他搖搖頭。後來還是在後頭的修女，把阿發的意思說給格雷先生聽。

從此修女就替格雷上校充當翻譯。

「……除了保險公司會賠償你以外，這一次在道義上格雷上校自己，還有因為公事的關係，他的服務機關也願意負擔責任，不會讓你們因為江先生的殘廢，生活發生問題。並且格雷先生徵求你們的同意，想把你們的啞巴女兒送到美國去讀書。」一下子大家目光都集中到啞巴身上，害啞巴嚇得發楞，要不是格雷先生把手放在啞巴的頭上撫摸她，啞巴可能想像得很可怕。阿桂和阿發互相看了一眼。修女又說：「沒有關係，這等以後再商量好了。那麼這裡有兩萬塊錢。」她從格雷手上接過紙包，放在阿發的胸上，「你們先用它生活，以後還要給的。」

兩萬！這可把阿發和阿桂弄昏頭了，錢已送到面前，不說幾句話是不行的，說呢，說什麼好？在不知所措的當兒，他們兩個只覺得做錯了什麼事對不起人家似的不安。

一直站在旁邊的警察突然開口說：

「這次你運氣好，被美國車撞到，要是給別的撞到了，現在你恐怕躺在路旁，用草蓆

蓋著哪！」

阿珠湊近爸爸的耳邊把警察的意思說給他聽。阿發一下子感動涕零的說：「謝謝！謝謝！對不起，對不起，……」

蘋果的滋味

他們一邊吃三明治，一邊喝汽水，還有說有笑，江阿發他們一家，一向就沒有像此刻這般地融洽過。

「阿桂，回去可不要隨便告訴別人，說我們得到多少錢啊。」

「我怎麼會！」阿桂向小孩說：「你們這些小孩聽到沒有！誰出去亂講，我就把誰的嘴巴用針縫起來。」

「我不敢。」

「我也不敢。」

「爸爸，這些汽水罐我要。」阿吉說。

「我也要。」阿松說。

「這些汽水罐很漂亮，你們可不能給我弄丟了！」阿桂認真的警告著：「弄丟了，我

可要剝你們的皮。』

『我知道——』孩子們高興的叫起來。

阿發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，一種無憂無慮，心裡一絲牽掛都沒有的感覺，使它流露到他的臉上，竟然讓阿桂看起來，顯得有點陌生，做夢也沒想到，和他生了五個小孩的江阿發，也有這麼美的一面。她趁阿發沒注意她的時候，把自己的頭再往後移，然後痴痴的看他。看！什麼時候像今天這樣清秀過？今天總算像個人樣了。

阿發喝著牛奶，偷偷看了阿桂一眼，他心裡想，她怎麼不再開始嘮叨？並且希望阿桂又說：『你說來北部碰運氣，現在你碰個什麼鬼？』這一句話。我想等她那麼說的時候，我馬上就可以頂上一句：『現在這不叫做運氣？叫什麼？』呵呵，準可以頂得叫她啞口無言。阿發又看了阿桂一眼，正好和阿桂的目光相觸，兩人同時漾起會心的微笑來。

他們一家和樂的氣氛，受到並不討厭的打擾，那就是格雷帶工頭和工人代表陳火土來探病。

工頭和火土一進房裡，一句慰問的話也沒有，只是和平常一樣嘻嘻哈哈地，開口就說：

『哇！阿發你這一輩子躺著吃躺著拉就行了。我們兄弟還是老樣，還得做牛做馬啦。

誰能比得上！呵呵呵。』

『嘿嘿嘿，兄弟此後看你啦！』工頭說。

阿發和阿桂一時給弄得莫名其妙。

『喂！火土，你們到底說什麼？我給搞糊塗了。』

『別裝蒜，你以為我們不知道？美國仔都告訴我們了。而且你家的啞巴女兒也要送到美國讀書，還有……』

『誰說的？』阿桂問。

『我們工地一百多個兄弟都知道了。』

『應該嘛！不然我們怎麼會知道兄弟沒有受欺負，是不是？』

『對，有啦。這位格雷先生做人很好。』阿發說。

火土叫了一聲，然後狡猾的說：『喂，阿發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哈哈……哈哈……』

『他媽的，火土仔，虧你說得出，真他媽的……』阿發拿他們沒辦法，啼笑皆非地笑著罵火土。但是大家都笑起來。

『火土，你要的話就讓你好了。』阿桂玩笑的說。

『我？我那有你們的福氣。你看嘛，我下巴尖尖的那裡像？』大家又哈哈大笑起來。

爲了工作的關係，工頭和火土算是慰問就走了。

『他媽的，碰到他們這一群，裝瘋裝癩的眞拿他沒辦法。』阿發突然覺得腳痛。『呀，腳痛起來了。』

『叫護士來。』

『等一等。她剛剛才來過，不要太麻煩人家啦。』他看到小孩子望著蘋果就說：『要吃蘋果就拿吧，一個人一個。』小孩子很快的都拿到手。『也給你媽媽一個呀！』

『我，我不，我不。』但是阿吉已經把蘋果塞在阿桂的手裡了。『你也吃一個。』

『我現在腳痛不想吃！』

『叫護士來？』

『說過不用了，你沒聽到？』阿發有點煩躁的說。

大家拿著蘋果放在手上把玩著，一方面也不知怎麼吃好。『吃啊！』阿發說。

『怎麼吃？』阿珠害羞地問。

『像電視上那樣嘛！』阿吉說完就咬一口做示範。

當大家還在看阿吉咬的時候，阿發又說：『一個蘋果的錢抵四斤米，你們還不懂得吃！』

經阿發這麼一說，小孩、阿桂都開始咬起蘋果來了。房子裡一點聲音都沒有，只聽到咬蘋果的清脆聲，帶著怯怕的一下一下此起彼落。咬到蘋果的人，一時也說不出什麼，總覺得沒有想像那麼甜美，酸酸澀澀，嚼起來泡泡的有點假假的感覺。但是一想到爸爸的話，說一只蘋果可以買四斤米，突然味道又變好了似的，大家咬第二口的時候，就變得起勁而又大口的嚼起來，撲嗞撲嗞的聲音馬上充塞了整個病房。原來不想吃的阿發，也禁不住誘惑說：

『阿珠，也給我一個。』